**吉林大学法学院70周年院庆老故事优秀作品公示**

投稿人：潘国宁

投稿作品：《法理课堂笑声多》

百余人的笑声以文科实验楼模拟法庭教室为原点向周围荡漾开去，挂于教室正前方的国徽此时仿佛也一改平时的庄严，跟着这些年轻人一起眯起了眼睛，嘴角上翘……

这就是《法律方法论》的课堂，每周四18点到21点笑声都会在此如约而至，给夜色朦胧的校园增添一缕亮丽，再吸引一下刚巧路过这里的老师、同学们那充满疑惑、好奇的目光。

“冷血班级”

开课第一周，刚入学的我们对法学院的老师、同学充满新鲜感，非法学的本科背景让我们对法律的系统学习向往热切，大家求知欲旺盛，百余名同学把模拟法庭教室装得满满登登，前面的位置要提前占座才能得手。

温文儒雅的侯学宾老师手持麦克站在讲台上，面对着二百多只眼睛投来的目光，精神抖擞，我们也在不知不觉中受其影响，将晚间上课常来打扰我们的瞌睡虫早早赶跑。法学院的老师都是这样，几个小时的大课，从头站到尾，除非需要操作电脑。院长给我们上课也是一样。有一次李国强老师带病上课，给我们道歉后才坐在讲台的椅子上。不过，也有例外，从英国留学回来的杨帆老师，站着讲着讲着，自己就坐到桌子上面了，让我们感受到了域外范的激情。

为了调动课堂气氛，侯老师就人身损害赔偿“同命不同价”的司法解释是否合理让大家发表看法。让同学站起来表达之前老师做了一个调查：“认为合理的请举手。”老师说。

我猜老师希望通过这个调查将班级同学分成观点针锋相对的两组，在接下来表达观点时形成针尖与麦芒的激辩。

刷，坐在前排的我举起了手，附近的人几乎都把手举了起来。我为自己的选择点赞，因为我能感觉到持此观点队伍的庞大。

“认为不合理的请举手。”老师又说。我之前的猜测正在得到验证。

我周围没人举手。我向讲台方向看去，老师面露异样神色，他身体稍稍前倾，脖子向前伸展，左手放在胸前，恰到好处的使麦克处于发挥它功用的位置，右手抬起，食指伸直，其余四指蜷着，开始查人数。老师身体还向左晃一下，向右晃一下，好像在努力寻找什么似的。我转过头去，看向教室后方，偌大的空间只有几只手在孤寂地举着。

“1、2、3、4、5、6、7。”数完，老师面露无耐。老师原来精细计划的势均力敌对垒变成一边倒了，完全出乎他的意料。“额……”他停顿了一下，“我教了这么多年法律硕士，第一次遇到你们这么‘冷血’的班级。”

“哈哈哈……”这真是一个奇怪的班级，得到了一个“无情”的评价大家居然都笑得这么开心。

讲台上的老师也笑着……

老师“胆小”

国庆假期后的第一个星期四晚上，模拟法庭教室灯光通明，《法律方法论》如约开课。已经开学一个多月了，起初的那种新鲜感开始在同学身上褪去，大家在交往中不知不觉就找到了“同类”，上课时多与自己的“同类”坐在一起。

讲台上的侯学宾老师穿着休闲西装，配着同一色系的裤子，更显儒雅。休闲西装真是老师上课不错的选择，既避免了穿着太正式使课堂多显严肃，又避免了穿着太随便让学生觉得不受重视。为了让大家看清楚播放的课件，老师让同学把讲台一侧的灯关掉。好在讲台上还有投影幕发出的光，否则老师就被黑暗吞噬了。

老师讲了一个案例：一家装修公司在给一对小夫妻的新房装修时，其工人在新房中自杀。老师提问：“这对小夫妻能否向该装修公司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下面鸦雀无声。“谁来说说想法？”见无人应答，老师站在黑暗中充满期待地又问了一句。还是无人应答。“怎么了这是？过了一个假期你们变化怎么这么大呢？”老师满是无奈。小时候无所畏惧，亲戚让跳一个无论在哪小朋友都能翩翩起舞，等上了初中，无论亲戚再怎么让跳，都不会随便跳了，变得扭扭捏捏。同学们可能是新鲜感过了之后瞬间长到扭扭捏捏的阶段了。

见还无人应答，侯老师引导道：“虽然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但很显然这种死过人的房子大家都不愿意住。”老师说到这里顿了顿。“咱们吉大也有不少宿舍是空的……”

“啊？！——”一改鸦雀无声的状态，老师还没讲完，同学们非常大的惊呼声就爆发出来。包括我在内自然地把老师说的空宿舍和案例中的吊死人联系在了一起，完全没听老师接下来的表述。

老师停止了讲话，咳嗽了一声，仿佛在定神：“你们‘啊'的时候，我还以为我身后飘来了什么东西。”说着还向黑暗处看了一眼。

“哈哈哈……”同光明一样对黑暗具有杀伤力的，应该还有笑声吧。

比无可比

作为全国排头的法理学学科，学院师资力量豪华。《法律方法论》除了侯学宾老师给我们授课以外，钱大军和李拥军老师也是这门课的授课一员。

李拥军老师个子不高，在给我们上第一次课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他曾经学过相声。李老师如果走演艺道路，我想应该不输给小岳岳，因为每次听他的课我都想笑，不知道为什么，心情特别好。

一次周四晚上，给我们讲类比推理，他说要给我们举了例子。

李老师：“我要讲个例子，这个例子不是真的。学校分房子，没分给我，分给钱大军了，我去找房产科。”

（说到这里，李老师顿了顿。）

李老师：“这个例子不是真的。”

（哈哈哈，我在心里笑开了，可能真得不是真的，怎么听到这里它这么像真的呢？）

李老师：“我和钱大军条件差不多，为啥给他分房子不给我分？”

房产科：“钱大军是博士。”

李老师：“我也是博士。”

房产科：“你也是博士啊。钱大军是教授。”

李老师：“我也是教授啊。”

房产科：“你也是教授啊。那钱大军当过科研秘书。”

李老师：“我也当过科研秘书啊。房产科的同事为难了，房源不够怎么办？他看了看我，说：‘钱大军1米86。’”

李老师：“……”

“哈哈哈……”拿自己的劣势坦然地说笑，是真正的自信和强大。

这些故事不能算是“老”故事，它发生在我入学的2015年，算起来不到三岁，但它已经成为法学院历史的一部分了，总有一天它会变成老故事，就像我总有一天要离开法学院一样，无法改变。现在的我已经从故事中的新生变成毕业生了，还没离开，就已想念，并不是因为长春的气候有多么好，吉大的校园有多么美，而是因为在这里遇到了很多人，让我的情在这方土地扎下了根……